

韵

现代 散文 名作

[1917—1949]

金宏达 选/评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现代 散文 名作

[1917—1949]

金宏达 选/评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韵:现代散文名作/金宏达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2757 - 2

I. 韵... II. 金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2253 号

书 名 韵——现代散文名作

编 选 金宏达

责任编辑 金 泉

责任校对 梵 高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 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7

字 数 30 万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2757 - 2

定 价 3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承时向承印厂调换

惠及后人的绿荫

现代散文名作

前言

近代散文之大变,起于“五四”。盖自“五四”,白话文蔚为大宗,又经新思潮鼓荡、化融,神貌、体式、手段均大幅刷新。毕竟风云际会,又有才学源流,如鲁迅、周作人、徐志摩、冰心、朱自清等,出手不凡,锋发韵流,一时佳作迭呈,新文学处女地上,纷葩烂漫,堪称胜景。

时移世易,后之读者,仍愿捧诵“五四”及稍后各家文章,名篇范文,熟记于心,一则是深怀敬意,不无“饮水思源”之念——当时一批弄潮儿,或许无心插柳,却也撑起一片惠及后人的绿荫。设想若非他们筚路蓝缕,如今满坑满谷的“博客”,“之乎者也”起来,会是何种动静?

二则,虽经时光淘洗,而其风神犹在,魅力未减。鲁迅的沉雄、周作人的冲和、徐志摩的俊逸、冰心的清丽、朱自清的工致、郁达夫的猖放、俞平伯的蕴藉,至今仍令人神驰,标格所立,望之弥高。此际文字,可比史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千载之下,人们弦诵不辍,时感异香满口。自然不是篇篇上乘,而良金美玉之属,俯拾皆是,你不由不信,此即天然资质,出于彼时彼土,不可替代,不可再生,世上万千旖旎风光,到此必得驻足一观。

诚然,岁月睽隔,世事沧桑,遥遥乎将近百年,才士辈出,文情渊茂,鱼龙曼衍,变化万方,粲然可观者,云蒸霞蔚。又何况,这头与那头之间,定有无法缩减的距离;初生与长成之际,亦有阶段分明的印

记。今之视者，自不免如壮汉之视小儿，怜其新嫩，而消其稚弱了。余光中之批评朱自清散文，大抵类是。

然而，文章何为上乘，容可商量，其实尺度，因人因时而异，未必一律。我以为细则无须厘定，大率一看境界，二品神韵，三赏才藻；文式无分骈散，语体无论文言白话，苟有可采者，当不计其是古是今，均可珍视之。当代人有当代的认可标准，此标准不应惟一，而宜多元，不应褊窄，而宜弘阔。文章虽代有流变，却也有基本元素与律则，既供给阅读之快感，亦左右积累与传承。现代散文而今仍能常伴我们左右，正是以此。故以当代的高度蔑视前人，恐非好态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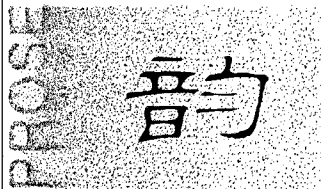
诚然，新文学开山之初，作者大抵从旧营垒中来，仓促上阵，兵器未谙，手法亦生，无庸讳言，一些文字，确实浅白、散漫和随意，稚拙痕迹，不难寻见。尊重前贤与历史，当然也不可良莠不分，将稚弱奉为法式，以浅白炫为至味，毕竟散文不是一味散漫，写意更不是全然无意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看到不少选本，疏于甄选，往往捆柴式地将精品与次品一起送上，徒滋混淆与遮蔽。

本集编选，未敢自诩精当，然自立一原则，用现今一个流行的反语法句式说，“给一个理由先”，即入选之文，大抵皆随手记下一二心得，或曰点评，虽未必是不刊之论，却至少对自己之选做一个交待，故尔左右权衡，上下比照，大费周章。

名篇范文，不可不录，然亦不可尽录，比起尽录名文，旁搜另荐，或许更有价值，多些流传，多些累积，善莫大焉。为精读计，一些文字过长的篇什就不选了，另一些文艺腔过重而不适宜于诵读的，也不选，在我看来，真正好的文章，除却沉思和翰藻，还是要琅琅上口，庶几便于精读。所选名家，大率顾及其实绩与影响，篇幅所限，未及人人周到，亦未奉行“一人一篇”制，好在并非金榜，疏漏与缺憾，但付一笑可也。

金宏达

2007年2月1日于北京

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◇鲁迅◇001

范爱农◇鲁迅◇005

死后◇鲁迅◇012

夜颂◇鲁迅◇016

差不多先生传◇胡适◇018

鸟声◇周作人◇020

乌篷船◇周作人◇022

两个鬼◇周作人◇025

三诗人之死◇郭沫若◇027

春的林野◇许地山◇034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◇朱自清◇036

荷塘月色◇朱自清◇044

《燕知草》序◇朱自清◇047

打橘子◇俞平伯◇050

稚翠和她的情人◇俞平伯◇055

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◇冰心◇060

再寄小读者◇冰心◇063

翡冷翠山居闲话◇徐志摩◇066

契诃夫的墓园◇徐志摩◇069

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◇徐志摩◇074

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◇郁达夫◇080

西溪的晴雨◇郁达夫◇0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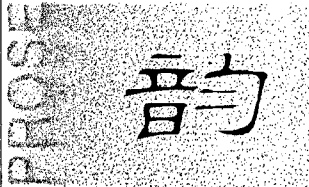
记风雨茅庐◇郁达夫◇088

黄昏◇茅盾◇091
风景谈◇茅盾◇093
鲁文之秋◇徐汙◇098
访笈杂记◇郑振铎◇103
殉情的鲎◇许钦文◇110
书房的窗子◇杨振声◇112
杭江之秋◇傅东华◇116
听琴◇陈源◇121
木乃伊◇巴金◇125
爱尔克的灯光◇巴金◇129
落花生◇老舍◇133
宗月大师◇老舍◇136
想北平◇老舍◇140
五月卅一日急雨中◇叶圣陶◇143
藕与莼菜◇叶圣陶◇146
命相家◇夏丏尊◇149
谈吃◇夏丏尊◇153
画饼充饥的新年多吉庆◇孙福熙◇157
清华园之菊◇孙福熙◇165
西湖的雪景◇钟敬文◇173
荔枝◇钟敬文◇179
女人◇梁实秋◇182
雅舍◇梁实秋◇186



- 说避暑之益◇林语堂◇189
- 记春园琐事◇林语堂◇192
- 口中剿匪记◇丰子恺◇196
- 沙坪小屋的鹅◇丰子恺◇199
- 茶铺◇废名◇204
- 五祖寺◇废名◇208
- 鸭窠围的夜◇沈从文◇212
- 箱子岩◇沈从文◇219
- 雪晴◇沈从文◇225
- 窗子以外◇林徽因◇231
- 一片阳光◇林徽因◇238
- 观火◇梁遇春◇242
- 途中◇梁遇春◇246
- “春朝”一刻值千金◇梁遇春◇252
- 咬菜根◇朱湘◇257
- 想入非非◇朱湘◇259
- 囚绿记◇陆蠡◇263
- 竹刀◇陆蠡◇266
- 芦沟晓月◇王统照◇272
- 冬夜◇艾芜◇276
- 雨前◇何其芳◇278
- 魔术草◇何其芳◇280
- 山水◇李广田◇283

回声◇李广田◇287
 寻梦人◇唐弢◇292
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◇冯至◇299
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◇冯至◇303
 切梦刀◇李健吾◇307
 菽原大旭◇李健吾◇310
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◇钱钟书◇315
 论快乐◇钱钟书◇320
 阴◇杨绛◇324
 收脚印◇杨绛◇326
 野渡◇柯灵◇329
 苏州拾梦记◇柯灵◇332
 天冬草◇吴伯箫◇337
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◇吴伯箫◇340
 辣椒◇王了一◇344
 骑马◇王了一◇347
 故乡的杨梅◇鲁彦◇350
 野店◇臧克家◇354
 巴东三峡◇刘大杰◇358
 烟◇吴组缃◇363
 绕室旅行记◇施蛰存◇369
 旧家的火葬◇夏衍◇376
 风雨中忆萧红◇丁玲◇380



谷之夜◇芦焚◇384

雁◇楚图南◇389

忆江南◇方令孺◇391

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◇余冠英◇394

山窗读画记◇苏雪林◇398

我们的海◇沉樱◇405

种树◇魏金枝◇409

江之歌◇丽尼◇414

现代散文名作

◇ 目录

◆ 追忆童年时光，一片童心、童趣，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◆ 生机盎然的百草园与枯燥死板的私塾教育，在自然叙述中予以对照、对比。

◆ 写景、状物、记人、抒情，错杂出之，视角灵动，神韵流贯。

篇名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作者

鲁迅(1881—1936)，原名周树人，浙江绍兴人，早年留学日本，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主将，有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学术著作译作七十多种。

题材类型

童年生活 / 忆往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鲁迅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拍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有人说，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

得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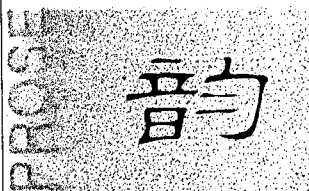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：先前，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。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他很高兴；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。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“美女蛇”了；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吓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，便可高枕而卧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！门外像是风雨声。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豁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敛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老和尚说，这是飞蜈蚣，它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
结末的教训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
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，夏夜乘凉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。但直到现在，总还是没有得到，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；雪一下，可就两样了。拍雪人（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园，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“张飞鸟”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


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它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，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，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……

出门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扁道：三味书屋；扁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，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，质朴，博学的人。

不知从那里听来的，东方朔也很渊博，他认识一种虫，名曰“怪哉”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释了。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

“先生，‘怪哉’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问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，只要读书，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，决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说。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

我就只读书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课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

厉,后来却好起来了,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,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,从三言到五言,终于到七言。
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,虽然小,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,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,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,太久,可就不行了,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:

“人都到那里去了!”

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;一同回去,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条戒尺,但是不常用,也有罚跪的规则,但也不常用,普通总不过瞪几眼,大声道:

“读书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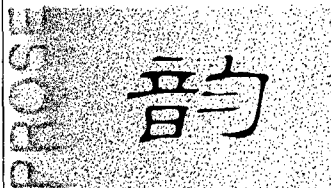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,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,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,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,有念“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。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,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,静下去了,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:

“铁如意,指挥倜傥,一座皆惊呢……;金叵罗,颠倒淋漓噫,千杯未醉啁……。”
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,因为读到这里,他总是微笑起来,而且将头仰起,摇着,向后面拗过去,拗过去。

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,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,用一种叫作“荆川纸”的,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,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读的书多起来,画的画也多起来;书没有读成,画的成绩却不少了,最成片段的是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,都有一大本。后来,因为要钱用,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;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,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。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。

九月十八日



◆截取与范爱农交往的几个片段,约略概括其行状,写照传神,宛然在目。

◆笔势抑扬有致,开阖自如,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紧扣,意蕴深广。

篇名

范爱农——《旧事重提》之十

作者

鲁迅

题材类型

人物/忆往

范爱农——《旧事重提》之十

鲁迅

在东京的客店里,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,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,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,大概是:——

“安徽巡抚恩铭被 Jo Shiki Rin 刺杀,刺客就擒。”

大家一怔之后,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,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,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,又不专看教科书的,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,他留学回国之后,在做安徽候补道,办着巡警事物,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,家族将被连累。不久,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,徐锡麟是被挖了心,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,筹集川资;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,撕乌贼鱼下酒,慷慨一通之后,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,吊烈士,骂满洲;此后

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——

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像在渺视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？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——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于是又争起来。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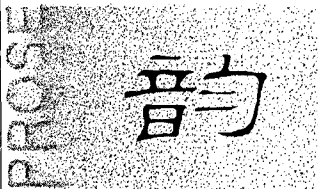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——

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”

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，但也许本来就有，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。



谈起自己的经历来，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，不能再留学，便回来了。回到故乡之后，又受着轻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几乎无地可容。现在是躲在乡下，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。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，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，于是我们便喝酒。从此他每一进城，必定来访我，非常相熟了。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，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，便问他：——

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我一向就讨厌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们。”

“你那时之前，早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。我们到横滨，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？你看不起我们，摇摇头，你自己还记得么？”

我略略一想，记得的，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，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。汽船一到，看见一大堆，大概一共有十多人，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，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，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，便放下公事，拿着仔细地看。我很不满，心里想，这些鸟男人，怎么带这东西来呢。自己不注意，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。检验完毕，在客店小坐之后，即须上火车。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，甲要乙坐在这位上，乙要丙去坐，揖让未终，火车已开，车身一摇，即刻跌倒了三四个。我那时也很不满，暗地里想：连火车上的坐位，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……自己不注意，也许又摇了摇头。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，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。岂但他呢，说起来也惭愧，这一群里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；被害的马宗汉烈士；被囚在黑狱里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。而我都茫无所知，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。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，却不在这车上，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。